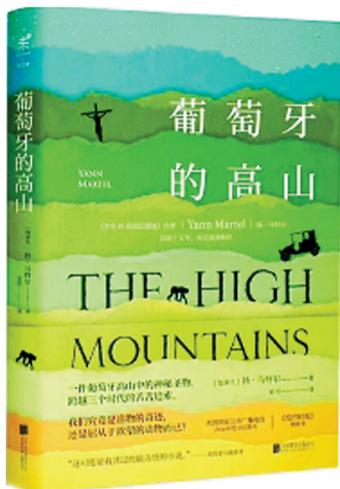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“少年派”作者扬·马特尔的新作
一座“葡萄牙的高山”
三个暗藏玄机的故事

作者:扬·马特尔(加)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这是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的作者扬·马特尔时隔15年的新作。2002年,加拿大作家扬·马特尔凭借《Life of Pi》拿到了布克奖,有人将这本小说奉为神作,也有人对这本小说“通俗冒险”小说嗤之以鼻。

2012年,华人导演李安将这本“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”的小说搬上大银幕,同时邀请扬·马特尔作为编剧,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、最佳视觉效果等4项大奖。那时,扬·马特尔其实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故事《葡萄牙的高山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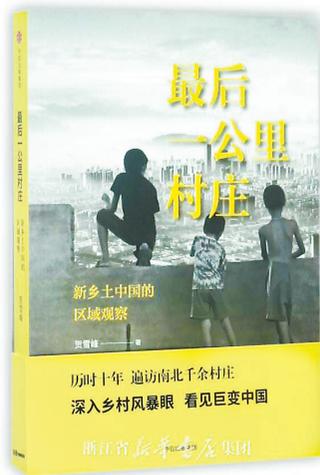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简介】…… 奇幻的三段式故事 ……

2016年,马特尔的《葡萄牙的高山》一经推出就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好评。有读者称:“这是读过的最为奇特的小说。”马特尔曾提到“早在我读大学时,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,至今三十多年了”。与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相比,本书有着同样的三段式故事结构,但内容更加丰满和奇幻。

三个故事分别为“无家可归”“归途”“家园”,横跨了葡萄牙高山区70年时光,三个故事都发生在葡萄牙的高山区,三位主人公都痛失至亲,三段旅行都与死亡为伴。每个故事的开端都抛出各种悬疑,随着故事发展,

那些隐秘的细节,看似关联甚微,实则暗藏玄机。

1904年的葡萄牙,托马斯失去了爱人、孩子和父亲。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,意外发现一本尘封的神父日记,里面记载神父制作了一件“世间罕有”的圣物,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。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,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……1980年,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知道,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,也不知道,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,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……

最后一公里村庄:
新乡土中国的区域观察

作者:贺雪峰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这是“三农”问题专家贺雪峰经过10年调查,深入全国千余个村庄后的全新著作,纤毫毕现地展现中国农村的现状。

本书首次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审视中国乡村,引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,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所具有的明显区域特征,书中所论及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乡村最迫切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,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独家连载



《我不》

作者:大冰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: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;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;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;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《你好小蓝》

9 病情每况愈下

小蓝终于可以像个姐姐一样和蠢子说话了。小蓝躺在病床上劝道:“蠢子听话,实习完再来,先回去好吗?”

蠢子开口也只是一句话:“先把病治好吧,咱们不会分开。”

拿什么治?小蓝工作3年积蓄1万元,蠢子积蓄6000元,不算押金,住院一周全部花完。

确诊的第二天,小蓝便开始了化疗。医生说小蓝的病拖不起,再晚就来不及了,已经快来不及了。

小蓝化疗等于上刑,国产药副作用巨大,她吐得昏天黑地的,几乎把肠子吐出来了。她没敢选进口药,报销不了,能报销也搞不来这笔应急的钱。

同事的捐款迅速花完,小蓝家里没钱,妈妈一辈子在圩上卖鞋。妈妈那可怜的存款大都是小蓝每月从工资里挤出来的孝敬钱,没撑过3天。

蠢子借遍了同学们的钱,这个1000元,那个800元,借来的钱眨眼不见,和丢进江里沉底的速度一样快。

化疗再难受,也没有小蓝心里难受,她躲进被子里,心疼得蜷缩成一团,几乎把手指绞断。

该下多大的决心,他才肯在那些半生不熟的同学面前低头,一次次开口求人,一次次借钱。

主宰命运的到底是什么神明?为何如此促狭又如此无情?我做错了什么让我面对这一劫,他又做错了什么,非要来背负这一切?

同学很快被他借遍了,实在无处可借的那天,蠢子躲进楼梯拐角,呆立良久,打电话回家要钱。

从小到大,他自力更生,大部分的生活费靠勤工俭学,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主动问家里要钱。

家里二话没说,隔天就把钱送了过来,钱不算少,却也只能撑个把星期而已。

家里尽力了,家人全是种田的,养几头猪、酿一点儿米酒是主要的经济来源,也没钱。

家人想把蠢子带走,临近毕业,自作主张结束实习,万一影响拿毕业证,将来可怎么办。

蠢子不走,不说话,开口也只是一句话:“先把病治好吧,我不会和她分开。”

门外的争执小蓝隐约听得见,最清楚的是那句:“我不会和她分开。”他第一次说这话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……那日,他从旅途中折返,拎着

行李穿着那件假的狼爪冲锋衣,站在阳朔县人民医院门外,仿佛从没离开过。

他说:“想你想得厉害,路走了一半走不下去了,就回来了。”

他说:“我想好了,如果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,起码给你陪伴,一直陪着你,咱们不能分开。”

他弯下腰给小蓝擦泪:“你先上班,我就在这里等你下班。”

若是噩梦一场,能不能快点儿醒来,只是困了而已,只是值班室里打了个盹儿而已,睁开眼,窗外依旧是阴朔的天,依旧有个人等在医院门外,等着接送她上班下班,陪她一起逛街买菜,等着带她去露营……

那就快点儿把病治好吧!然后八年、十年,把花掉的钱欠下的钱慢慢攒回来,然后按揭一套小房子,冰箱、空调、电视机慢慢地置办,还有那辆电动车,带大车筐的……

那就快点儿把病治好吧……

还治得好吗?不知道,住了一个月医院,越来越不知道。一个月里,最长的一次她连续高烧5天,人昏睡不醒,梦中一身一身地出汗,40条毛巾轮流换,汗出如浆,怎么也擦不完。

清醒的间隙,她哆哆嗦嗦地拽住蠢子的衣襟:“如果再醒不过来,一定喊醒我,那里面太黑太静了,我怕。”

下一次醒来时,手一抬,碰到蠢子湿漉漉的脸,嗓子是喊哑的,也不知他喊了多久。

蠢子陪床,没钱租床位,睡在小蓝旁边的水泥地上,不分昼夜地守着小蓝。眩晕摔倒最易引起脑出血,医生不让小蓝下床,于是她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

吃是吃不下的,那也要吃给蠢子看,她一顿不吃,蠢子三顿吃不下。

尴尬的是失禁,起初她接受不了,又羞又恼,后来没有力气恼,闭上眼睛听着蠢子窸窣窸窣地清理。眼泪钻过头发,爬到耳旁,滚烫的两行。

病情每况愈下,小蓝那时插的深静脉导管,插久了发炎,拔了却依旧是全身发烧。

发烧、发烧,不停地发烧,腋下夹着冰块入睡,体温依旧降不下来。比持续发烧更疼人的是血小板值,正常人的血小板值是100—300,小蓝那时只剩下3。

主治医师说:“咱们这里确实尽力了,如果经济上允许,转更好的医院吧。”沉吟再三,他垂下眼帘:“姑娘,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就出院吧,早点儿回家。”